

广东省图书馆
借入书刊

綠谷

唐
瑜



绿 谷

唐 瑜

绿 谷

唐 瑜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5印张1插页108,000字

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册

书号 10111·1151 定价 0.44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多年来所作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结集。

全部作品都取材于南方农村生活：有战争岁月的回忆，有农村新人的素描；有岭南山村的风俗画，也有新长征路上的进军鼓。

作品感情真挚，笔触细腻，富于南方特色。

封面、扉页、插图：林塘

目 录

硝烟弥漫时节.....	1
烽火里程.....	13
艰苦岁月.....	25
夜话.....	46
姑嫂之间.....	51
一把刀子.....	57
绿谷.....	65
趁墟.....	72
荔枝树荫下.....	77
第四只碗.....	84
爱社日.....	89
爷爷和孙子.....	96
代理队长	100
春天的脚步声	106
找现场	111
归来的孩子	120
剧场纪事	130
我的三同户	139
两代人	147
组织部的选择	152
为了难以忘却的生活	168

——编后记



硝烟弥漫时节

这件事，发生在战火闪耀长空、硝烟弥漫大地的年代。作为一个故事，它也许不那么完整，但它也会勾起你对当年的联想，记起革命征途上的足迹。

南方这个山区，那时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。国民党反动派由于它在北方战场的失败，想稳住南方这块地盘，对这个开创不久的游击区进行了号称“拉磨式”的扫荡，不但出动了国民党的正规军、省属伪保安团，还搞起了大大小小的地方伪联防队，象拉磨似的转个不停，耀武扬威。莽莽群山，腾起了漫天烟尘，郁郁林野，刮起了腥风血雨。

坚持在原地斗争的一个游击中队，在一次遭遇战中，司

务长也不幸牺牲了，连他的那担竹箩也没有找回来。继任的司务长叫李志农，也有人叫他李农会的；因为他本来是村里的农会小组长，大扫荡开始后，带着几个民兵参加了游击队。他是当地人，年纪也大些，又认得几个字，会记个账。那时节，中队里能有几个人认得字呢？

山里的人都会编织竹器。李志农找了一张竹刀，从山上砍了些竹子，轻快利落地给自己编了一担箩筐。在反扫荡的日子里，游击队的给养很困难，都是随来随分配，司务长有那么一担箩筐也就够用了。实际上，司务长主要是在管伙食，给部队搞吃的。部队几乎每晚都要转移，住的都是山坑角落三户两户的小村，有时干脆住在用树皮搭盖的山棚里。李志农尽管想方设法，弄来弄去也都不过是酸菜、竹笋、辣椒干、萝卜干一类的菜，如果连这些都弄不到，用点油拌拌盐给大家当饅，也是常有的事。全中队三几十人，还能设一些油腔滑舌、挑肥拣瘦的？！一些冷言冷语就陆续出现了。

一个下半夜，部队转移到一个村落，队伍宣布宿营。指导员借着淡淡的星光，叫住李志农，说：“老李，队伍打算在这里休整几天，这个村子大些，同志们睡了几天山头啦，你想办法给大家搞点吃的。”

李志农答应着，打开箩筐，取出一叠钞票，怕老百姓不肯收那些不断贬值的伪币，又给衣袋里装了些银角子。旁边的三班副看了，问：“李农会，打算买什么宝贝菜给大家开荤哪？”

“不用担心。”一个矮个子战士冷冷地说：“我们的司务长

当过和尚，跟‘干’字号的菜有缘份。”

李志农想反讥一下，三班副先接口说：“干菜有啥不好？你的嘴就那么金贵！老李，别再把老竹当竹笋给大家吃就行了。”

李志农听他这样说，把自己想说的话顿住了，也不禁笑了一下，就叫了炊事员一起去找菜。

他们很快发现，这村子两天前刚遭到伪保安团的扫荡，几个群众积极分子都未回来，黑夜里也不好惊动许多人家，只好扫兴地转回来。可天亮前总得开饭哪，到日间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的。他找房东作动员工作，谈了好久，才找到一瓦钵萝卜干。虽然腌的日子久了，味道不够新鲜，他也高兴，帮着炊事员洗净炒熟，还特地借了几只碗，按平常八人一围的习惯装好。

饭后，他收拾菜碗，发觉少了一只，掌着灯四处寻觅，才发现它被倒盖在地上，揭开一看，底下竟是半碗萝卜干。他气得半晌说不出话，碗也不拈了，摸黑回到自己铺位，一屁股坐下，只听得矮个子战士正在嘀咕：“饭不管饱，菜也没得吃，老司务长死得太早了哇！”

这话确实使人难受，他的脸刷地白了，站起身来，拔脚奔进指导员房里，要求说：“指导员，我干不了，让我到班里当战士吧！”

指导员问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李志农说：“我没有当司务长的本事。”

指导员噢了一声，让他坐下，慢慢说话。听他诉说过

后，应道：“是呀，环境艰苦了，有些人就觉得受不了。部队在这里休整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你说的事给我们出了个好题目。还差一会才天亮，回去歇一会吧！”

山村的清晨，太阳升得迟些，频繁的战斗生活使人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，也养成了随时随地都能利用时机打盹入睡的习惯。因为是在下半夜转移的，照例晚些才通知起床。待阳光斜射进厅里，会议才告开始。

指战员不拘形式地围坐在一起，垫坐的东西也是各式各样：草席子，木头墩子，大小竹椅，木板凳子。

指导员作了简单动员，说：“打败仗，挨挨饿，同志们都没说的。打胜仗，或没打仗，可也没吃的，有的同志就想不通。现在就专门坐下来想想，我们是为啥干起革命来的，原来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大家来谈一谈。”

姓黄的三班副朝身边扫视一眼，说：“革命不怕死，还怕饿肚皮？早先在家，饥荒时节还要讨饭呢！现在什么苦受不了？吴茂仔，你这两天就象个夹舌子的，话多。你说说看。”最后一句是冲着矮个子战士讲的。

“我……没……”吴茂张口结舌起来。指导员见状，说：“谁想说就谁说，各人说各人的吧！小黄，你就讲讲讨饭的日子给大家听听。”

三班副说：“那日子可是人过的？站在有钱人家门口，讨施舍，看着财主大鱼大肉，自己泪水流流。”他顿了顿口，眼眶红了，继续说：“记得那年过五月节，大户人家剖鸡杀鸭，

我跟姐姐一碗饭也没讨着，姐姐只从垃圾堆里找到一只啃过的鸡爪子，我从水沟里找到一只咸鱼头……”

李志农心一酸，眼里浮现出以前吃过的馊饭剩菜、饿得发肿病死的娘，不禁接口说：“千仇万恨，恨在国民党反动派、地主老爷心狠。大家知得，我是给财主陈善发打长工的，可小时节也讨过饭。陈善发那个当官的大哥回家祭祖，贴出告示，说要给死去的老财主积阴功，搞大施舍，供穷人一顿饱。我就拉着瞎眼的娘去了。方圆二三十里内，所有讨吃的、揭不开锅的都爬山过坳去了，排了好几百人的队伍。施舍个啥东西？原来是每人发一勺粥、一箸酸菜。我和娘排在后面。轮到末尾，粥没了，讨吃的抢来挤去，把地主的长桌子推倒了。地主的狗腿子举起盛粥的铁勺，给每人头上敲一下。我气嚷说，我娘瞎眼，没吃你的，没抢你的，你们打她干啥咧！这一下好，我又挨了一勺子，头上给打了一个大肉瘤子。”

初夏的阳光给厅堂洒进强烈的光芒，照在许多战士身上。天气已有些闷热，但人们都静静地听着，谁也不动一动。

“我们搞革命，闹翻身，眼前这么点苦算啥咧，捧着革命饭，我就觉得象从前过年度节了。”李志农停口不说了，大家依然等着。半晌，有人打破这种静默，低声骂了一句，有人应了一下，接着就出现了一阵议论、愤怒的声浪：

“我来讲……”

“我也讲一讲……”

三班副碰了碰吴茂的手肘。他一愣，窥了一眼，发窘地

低下头去。

浓绿色的群山象大海的波涛，绵亘起伏，高峰雄伟挺拔，直插向碧蓝的天空。天气格外晴朗，平时一层层紫绕峰峦的云雾显得很淡、很薄。几只山鹰在峰巅回旋盘绕，翅膀凌云展开，纹丝不动。在这里激战的双方，敌人对我们是很不知情的，我们对敌人的行进情况也不是马上就都知悉的，也许，这在空中翱翔的山鹰，居高临下，能同时看到双方的活动吧！噢，这边，敌人在村里又扑空了，游击队却正是在村侧的密林之中；那边，敌人蜂拥爬山搜索，游击队却就在同一山头的浓荫小道上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着。

那次会议以来，李志农觉得工作顺利了，冷嘲热讽的话听不见了，自觉省粮省菜的风气浓厚了。他一边帮炊事员洗米切菜，一边还哼起了《游击队歌》。

“……在高高的山岗上，

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。

没有……吃，没有……穿……”

歌声到这里就断断续续地停了。本来他也不太会唱歌。

“嗨！新鲜事，我们的老李也唱歌呐！”

他扬头一看，原来是指导员进来。他讪讪地笑着让坐，听指导员问起工作，应说：“好做了，好做了。”想起那天会后碰到吴茂的事，便说：“指导员，说件事你听。那天，吴茂仔捧着菜碗站在厨房等我，好难为情。我想他是道歉来的，就说：知错就行，下回别把菜倒掉就是，回去吧！他把碗直端

到我面前，让我一瞧，原来他把倒在地上的萝卜干都捡起来了，说：司务长，你给重炒一炒，我晚上吃。”

指导员静静听完，问：“你方才唱呀唱的，为什么变得忽忽突突呢！莫不是有什么心事啦？”

“有一点呵！过几天就是五月初五，俗例说是端午节，我心里捉摸不定。”李志农笑了笑，说：“想搞点好吃的过这个节，就不知道对不对。按说，这是旧风俗，我们不兴搞这个。而且，现在大家情绪很高，饭量大的吃不饱也没意见，连炒菜多放点油也叫手紧些呐！”

指导员沉思着说：“老李，得想深点呵！我们要使同志们都有一股子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又要关心群众生活。你刚才说起吴茂仔，你看我们有多好的战士啊！能不让他们吃饱些么？！只要我们尽量想了法子，又坚持官兵一致，同甘共苦，我们的队伍就会是永远打不垮的，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，敌人的什么扫荡就不过象蚊叮牛角罢了。你说的是吗？这个端午节，我们也要过，要管饱，还要吃得好些。”说到这里，指导员压低声音，说：“部队要采取行动，明白吗？！”

听到部队要打仗，李志农马上严肃起来，感到担子重了，口里应了声：“嗯！”指导员听出话音，笑问：“你细声细气的，是觉得有困难吧？”

他坦率地答说：“是有点困难。大村子都给搞了联防队，地主豪绅、乡丁保甲都翘起了尾巴，一听风声就紧锣密鼓的敲，不好进村活动。”

指导员说：“给你带上半个班，有四支枪了，够用吗？但

可有一条，你们得走远点，不能在就近搞。”

“是，坚决完成任务。”李志农爽快地回答。

李志农和三班副带的半个班，一连出动了两次。头一次就费了两晚工夫。他们钻到一个围村附近的山头掩蔽，天黑后爬下了山，没有惊动村庄，轻轻敲开了一个单家散户。那户农民问明来意，满口应承，当即卖出了一口大猪，还给他们拿来了尖尖的杀猪刀。

这时，从村内幕地发出了汪汪的狗叫声。

几个人为之一震。从开辟游击区以来，为了夜间活动的方便，早就动员群众把狗杀光了。这不平常的狗叫，马上使空气变得紧张起来。卖猪的农民吃惊地竖起耳朵，告诉他们：“这是伪保长养的狗。只怕他们要来查。”

李志农一咬牙，说：“莫管它，把猪宰了。老乡，你给借根竹杠。三班副，外面加强警戒。”

三班副一拍枪托，表示赞同，说：“量村里也不过十杆八杆枪，他们就够胆出来？干！”就带着吴茂向外警戒。李志农顾不上挽袖子，攥紧尖刀直刺向猪脖子，怕它死得慢，又没头没脑地插了几刀，鲜红的血水随着刀把直射出来。

三班副转到门外，村内就传来隐约的人声，接着，“叭！叭！”两声枪响，又传来了震耳的破铜锣声，都是与邻村的伪联防队联系告急的。狗仗人威，也吠得更凶。他知道他们已经暴露，不能再停留，火炭熏脚地进来催促，只见李志农已经把猪四蹄绑紧，扛上肩了。他们赶忙撤出村子，轮流扛着

走，整整跑了大半夜，天光星闪烁的时刻，才到了部队当晚停歇的地方。大家汗水涔涔，喜笑颜开。然而，当李志农和炊事员把猪切开、洗净、煮熟之后，才发现肉块都冒着腥臭的猪粪味。天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。

过后的一个夜晚，几个人又出动了，摸进了一个为虎作伥的伪保长家，没找着人。原来伪保长早就卷着财物搬进伪联防据点去了，只留下一个老太婆。他们搜查一番，没找到粮食，只搜出一头母猪，就宣布把它没收了，给伪保长留下一封警告信；把母猪抬了回来，还算好，遗憾的是那坚韧的老母猪肉实在不好啃。

李志农皱着眉头，抱着负疚的心情找指导员，表示要再搞一次。指导员望着他那双布满红丝的眼睛，笑说：“差不多了，你看，同志们都吃得很香，还留下那么多猪油！”

“可一顿也没吃好。”

指导员没有同意，说：“过后再说吧！”看他还想争，便又说：“不能给你拨枪了，要让三班休息一下，我们马上要行动了。”

他听出指导员这话的分量，只好退出，心里象坠了块石头似的。转到厨房，当他听着炊事员给昨晚大队部派来联系的武工队同志端饭、盛肉，武工队同志称赞好菜时，勉强笑应说：“唉！莫提了，笑脱牙了。”

“有肉吃就不坏嘛！”武工队姓何的组长说：“莫以为大队部就有好吃的，大队司务长还在发愁咧！”

李志农不愿扯这个话题，就没话找话地问道：“大何，

你们这一路上可好走？”

“三块板两条缝，大围村绕开点走，还可以对付。”

“老围村的联防队凶么？”他又问。他和大何都是老围村的人。

大何未开口，旁边一个队员插话进来，说：“组长，今晚我们路上花点时间，给陈善发那个老不死的地主一点颜色看看。”

“你又来了，会做生意不在头二三场嘛！”大何向他瞥视一眼，不满意地说。

“说真的，我也气得不行！”另一个队员说：“单是他那两只疯狗，就使人恼火。”

李志农仔细一听，原来从大扫荡以后，地主陈善发从城里回来，他的儿子当上了副联防队长，比过去更加横行无忌，穷凶极恶，宣称把游击队打垮了，悬赏捉拿“逃亡”的游击队员和农会干部。陈善发还带回了两只看家狗。

李志农几个月前还是陈善发家的长工，熟悉地主家的那两只狗。他一听就明白武工队员恼火的原因了，因为老围村正处在他们来往的要道上。他心里一动，默想一会，凑着大何问：“我们也有个任务，你们顺路配合一下行啵？”

他说了个想法，又去找指导员汇报，都被同意了。

群山隐设在苍茫的夜色中，峡谷垂挂着朦胧的云烟。虽是夏天，山区的夜晚仍是阴阴凉凉的，月牙儿淹没在鱼鳞般的云层里，偶尔从空隙中露出脸来，给黑幽幽的小路洒落点点白光。一行人悄悄地出现了。他们轻快地走着，几乎一点

声息也没有，一忽儿爬过盘山的曲折小径，一忽儿走过峡谷间的田基，一处处树根、断木，一道道横涧、小溪，都没能使那一个偶然失足，这是走惯了夜路的游击队员的 特有本领。他们就是李志农、吴茂和武工队的三位同志。

走过一座座散处在峰峦间的小村，地势逐渐平坦，老围村已经出现在眼前，陈善发地主屋两边炮楼似的楼阁已隐约可见。几个人歇了歇脚，大何告诉大家，从这里再往前走，就要出现狗吠了，要大家格外留意，放轻脚步。又悄悄走了一段，村里出乎寻常地保持宁静，他们就决意在一个交叉路口分开。武工队员和吴茂在通向围村路上掩蔽警戒，李志农和大何则走向另处一角的地主屋。这屋子是当年老财主选中靠山的“风水好”，又嫌穷苦人家有碍陈家产业的发展，特意建筑在那里的。日子久了，旁边也相继出现了一些小屋、小巷。

李志农和大何都是闭着眼睛就能闯过那些巷道的。两人慢慢靠近了地主屋，李志农按了按大何的肩膀，大何选了个角落猫腰蹲下，凝目相送。只见李志农挺起身子，故意加重脚步朝前移动，渐渐地，静寂的村道响起了慢条斯理的有节奏的声音。

“哪一个？”阁楼上有人喝问了一声。

李志农虽然有所准备，也不免有点紧张，从喉咙里含糊地应了一下。这时，两只狗相继嚎叫起来。听到这吠声，他心里反而落实安定了，就唤了两声：“大傻！二傻！”

这是地主家给狗起的名字。他用的也是原日当长工带狗

看更打猎的口吻。两只狗愣了一下，傻头傻脑地望着，很快就摇头摆尾地小跑过来。

阁楼上发问的人见狗停吠，也就不作声了。

李志农扔下两个用母猪肉和饭粒揉成的团子，给狗吃了。他返身走了几步，又扔下两个团子，直把它们引过了大何掩蔽的角落，轻轻发了个信号，抡起锄头就把号称大傻的狗打昏了，另一只二傻吓得回头就跑，但也正好让大何一枪托打翻，只来得及发出一声哀鸣。

他们背起死狗，急速回到交叉路口，收回警戒。李志农三下两下把狗扎好，要武工队员带上一只给大队部加菜，但大何执意不要，说这已减少了他们来往的麻烦，千谢万谢了。李志农目送武工队离开，只好把两只狗都用锄头串起来，弯腰去挑，吴茂从旁劈手抢过，挑上肩就走。茫茫的黑夜迅速吞没了他们的身影。

这以后的故事就不再多说了。隔天，端午节之夜，部队拔掉了一个伪联防队部。过一天，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老围村，在陈善发的楼阁旁边打了个伏击，把他那个充当副联防队长的儿子和随从马弁干掉了。

（1977年7月）